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八

豫章　朱健　子彊父著
　　弟　朱㕔　其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鉉　霜鳴父較

漕運篇

周漢漕運　三國六朝附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輸將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故三代之前漕運弗備著

考之禹貢如所載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自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是因水入水以達帝都也青州則浮于汶達于濟徐州則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則浮于江沱潛于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則浮于洛達于河梁州則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則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其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物而所謂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精而輕者以賦遠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

稍則粗而重者以賦近是雖飭服之中猶量其道之遠近為輕重勞逸之等而未始責之王畿以外也至于周九畿之貢因乎五服諸侯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天子宗廟百官之費取足于千里之畿內而有餘且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自都達境則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又有委人軍旅共其委積疆場有積倉之具觀之于詩邵伯之徹申土疆也以峙其糧而左氏亦云衛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積倉于幽峙糧于申會蒐之

脩達于衛境則當時之富藏亦可見矣至若齊桓之師陳鄭供其資糧菲屨晉文城濮之役館穀于楚地三月楚師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烏有賫糧轉送者耶惟秦穆公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之河之役則是恤荒也吳夫差欲謀伐楚因城邗溝通江淮則是伐國也大抵漕運之法多見于兵爭之會三代盛時車書一統比大字小月聘歲問天子食其畿甸諸侯食其國卿大夫食其家干戈不紛優然享均利之樂至于戰國以來兵革不息于是千里饋糧上

後邑不免竭土地之所有以賙恤遠近以應供輸而漕輓之術于是始熾然事已兵休輒復無事猶不至于甚病及秦始皇貪于聚歛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黄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又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强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留是時用兵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蓋漕運始爲生民大困而先王

之制蕩然矣漢與擊楚于榮陽成臯之間蕭何轉餉關中以給軍未嘗乏絕帶又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之粟軍需大振及即位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給京師即有變順流而下可以灌輸然其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帝其弊漸見如淮南之遠數千里遙屬于漢輸將甚苦賈誼諫曰古者天子之都輸將繇役遠者不出五百里故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及秦而不然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

之輸將起上游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奉地雖秦之遠邊不過此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懸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窮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中道衣敝强提荷而至慮出假貸非諸自有以所聞也嚴屬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

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適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幸早定之毋以資奸人則當時之苦民巳若此至武帝建元中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鐘致一石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又時官多徙役衆因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而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以漑此損

渭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能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久之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宜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歲益穀二百萬石使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已而渠不利遂廢後又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

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
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閒
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
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
擬於巴蜀於是拜湯子卬為漢中守作褒斜道果便
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元封初桑弘羊領大農請入粟
賣爵除罪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歲益漕六百石天子
用饒益嘗時用兵四夷凡郡國所積錢穀隨時轉送
以供國用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益多寡

[illegible][illegible]給足至大農鹽鐵則以少府禁錢之大發稱邑之
財以給邊費徒自為勞擾而已此轉漕之病所以特
詳于建始元封之間也宣帝五鳳中歲數豐穰耿壽
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
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
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言糴倉治船費直
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徙
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如故
上不聽漕事果便光武中興將兵北伐命寇恂守河

内收四百萬斛以給軍資車轝駕轉輸不絕及至事定省官節用經費備約因罷護漕都尉官末年張純爲司空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利焉安帝永初中虞詡爲武都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儎率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儎直雇借傭者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司馬懿輔魏用鄧艾之策自陳項以東至壽春開河渠以通運漕之道多今南有事從河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

水害艾所建也晉初太始十年議鑿陝南山決河東
注洛以通漕歸部施行而未成功永嘉元年脩千金
堨于許昌以通運成帝咸和中以寇賊竊抄運漕不
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又制王
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內
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
姓奔疲于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于
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
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

門都將薛欽上言京西水次常年貲帛皆折公物雇車送京道險人獘費公損私今求車雇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河不過百里華州不滿六十並令計程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達于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則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于公私兩便于是議者請諸通水之處皆用舟楫宜開興脩渠使溝瀆通流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表曰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

數十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擬民用安樂今求于峰峴山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其輕于車運人工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必不廢田自可永以爲式隋開皇三年文帝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鄭許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

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陜以東募民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命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

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唐宋漕運 元附

唐都長安而西北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緡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

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鈲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

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宜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

輸粟于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

罷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巓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

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闋自衣缺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艫以

次轅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于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

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若税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瘵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皐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

盛烟獸遊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厭遊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奸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毋言衣無纊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裁方內撫朝權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節鹽利顧傭分

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空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船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

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
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
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其歲輸
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
卿朕酇侯也凡歲至四十萬斛以給關中大曆八年
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
寶末掌出納監歲運使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
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
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初晏於楊子置一場

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廣費太多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據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有司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故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及田悅李惟嶽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

以俔兵守渦口梁崇義據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東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濬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趨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

馱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
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
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
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
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
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
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
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
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

節度使杜佑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得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先是興元初帝在梁州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裌衣久之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于行在募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峙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

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艘置五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事平上還長安或言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以問李泌泌請以百口保無他他日又言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諭其子皐歸覲令滉速運糧餉此朝廷大計也上從之皐歸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上喜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

元琇嫉其剛不可其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餉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顧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

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
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李
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
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
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
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
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
平津堰以泄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
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輸

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
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
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
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
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
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
勝計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
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
大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

覆奏秦漢時故漕與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
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
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
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
中賴其利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宋
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
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懲
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彊幹弱支之勢
故于兵食為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

受稅租及筦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爲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于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主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

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輸鐵尚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裁得四五廣南貢藤去其粗者斤僅得三兩遂令鐵就冶鄜淬治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用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實斷腕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併

水陸路發運爲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于

眞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廣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使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衞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處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

自荊南遣綱吏運送京師慶曆後以黃河歲漕益減耗而湖船市林木役牙前勞費遂罷其運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淛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坌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賕諸吏得詣富饒郡市

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空敝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于是牟利者多不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朞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

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illegible]
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illegible]
恤者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給船愈壞而漕額愈
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僦丁
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
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
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
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
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一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為

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以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至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糴糶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

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米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紹聖二年置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

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費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獻入爲戶部侍郎來者効尤將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輸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于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

焚州堰爲水櫃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百出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

本法盡廢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眞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眞楚既有屋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於眞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亳

有麥可糴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且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均糴斛斗專備轉般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豐可以廣糴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如大江東西荊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抑失舟船兵稍

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拆欠之弊生于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因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詔發運司措置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顧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毁其舟自廢其田者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至利

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相藉[illegible]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挽之人以爲便總領所遣官就糴于沿流諸郡復就興利閬沔二州聽商人入中然猶慮民之勞且憊也又減成都水運對糴米三十年科撥諸路上供米將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楊楚閒轉輸不絕濠廬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于齊安舒者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于京西之儲襄郢猶可徑達獨棗陽隨運夫皆調于湖北

鼎灃等處道路遼邈、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扉屨與夫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為錢四十五十、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路者、至于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闕則選募得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憫之、亦時寓于謫放焉、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

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効初宋季有朱清者與其徒張瑄俱爲人傭海瀆沙清因賊其主避迹捕引舟行三日夜得沙門島潛居之自沙門島引舟東北行過高句麗見文登夷維諸山已又北見碣石燕山往來飈忽若風輿鬼迹之不可得因往返爲椎𠞰無慮十數發私念南北海道固徑利如此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知

莫習海事也。遣載宋庫藏圖籍。從海道入燕都。至元十九年。廷議漕運。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于是請于朝廷。命上海總管羅壁朱淸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時叛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毎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

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張瑄爲之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于揚州平灤兩處發運而三省造船二千于濟州接運猶未專于海道也至二十八年始立都漕運萬戶府令清瑄專掌督歲運至大四年以嘉興等秋糧并江淮諸處財賦府歲辨以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初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西海州及密州膠

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
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
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
自劉家港開洋至撑脚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
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經
黑山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
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
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
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

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自是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與雖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至其河漕則自至元二十六年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師三十有一準高下分遠邇以節蓄

淺河成賜名會通河然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容大舟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不若海運之多又初開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滙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河經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渾河東下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閉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首事于至元二十

元年畚成于三十年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河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時甎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便焉是元運主于海而兼乎河所以爲國計者大矣然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刼覆亡之患自

再敗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跳梁以好爵資爲游僻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而國已不國矣

國朝漕運

明興　高皇帝定鼎金陵爲東南財賦之會引江帶湖舳艫銜尾鱗次沓集故帑藏充溢蠲租之詔歲下而軍國之用沛然乃猶下　詔言民間租稅水陸漕輓輸之　京師大爲勞費所司其設法轉運務取便利無重貽民困其時會通河故道猶在以不關漕事堰築崩淤廢而不理及川兵梁晉間使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水以通運後因河口壅淤乃脩師家庄石佛諸閘又開濟寧州西耐牢陂接引西

鄆黃河通漕者也粟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繇德州下河至其給餉遼東則仍用海運如故二十九年都督朱信言比歲海運六十萬石以餉遼東今海舟既多宜增其數 上命增十萬石以嘉定縣米輸太倉轉送之明年 諭戶部以遼運連歲不絕近聞頗有嬴餘可令其軍人屯田自給而貯所應運者于太倉鎭海蘇州三衞其致謹于飛輓如此及 成祖擇天下形勝建 都北平去

江南甚遠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一仰漕于東南于是
群議始重初濬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
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
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逾運抵直沽入海南距
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
南方所運粮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詔命詳議
候民力稍甦施行焉戶部尚書郁新等又言淮河至
黃河多淺灘跌坡運漕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
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

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止別以大車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輸北京 從之既而 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又設天津衛于直沽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戶以儲運糧別以小船轉北京五年戶部會官言 京都合用糧餉盡河北稅粮子粒并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乃濟新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豈[illegible]遣轉

事權不一請于蘇州太倉設海道都運使其中擇文武中公廉勤幹者充視布政使轄衛所諸海運船并出海官軍時簡理如法下部詳覆以聞大畧水陸兼運河海並濟而自海運者則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繇江入淮繇淮入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然海險覆溺不可勝數官民皆畏之而陸路置遞運所人毋所用民丁三千車三百餘輛民困其役先是屢有言開河便者　成祖重民力未許至九年濟寧州同知潘

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非啻山東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于是　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蠲租百十萬石濬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豊故河漕汶以運道猶存宜可疏隔之衛而老人白英畫以爲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丹數丈南旺之間水淺澀膠舟不任重載固其理也今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

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可漕於是疏衛河達海豊古河而築壩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沛分十之六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增築木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乃設淸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三船五百艘已運至三千餘艘以轉輸底平倉廩受載不深

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拏而足六拏者三尺也於是會通既遵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十二年乃罷海運令支運轉漕而 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河漕事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繇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淮河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祛瀾港之壅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行沛縣招陽濟寧南旺高郵寶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瀦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有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

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鑿井以衍陰者。置倉于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亘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于今是賴。初制蘇州并山東兗州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各支收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輸淮浙南直隸衛所官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衛軍於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抵通州入上輸太倉曰支運一歲四運畫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輦京師遠民不習河事

而漕河有洪閘淺凍風濤之阻多失留滯復動經歲勞費于正粮數倍且以轉漕故失農月苦甚　宣德五年巡撫周忱與平江伯瑄奏議令民運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脚價及撥淺耗折蘆蓆諸費兌與衛軍而直隷各省軍俱于其附近水次領兌是爲兌運至　成化七年復用都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耗視遠近以爲差而臨淮徐德四倉支運七十餘萬皆各就水次兌之是爲改兌自是兌運遂爲一代良法

然初時正米一石止加耗五升後尋增至七升已又有淋尖斛面有隨船餘耗于是糧遂輕齎有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葢加耗隨地理遠近爲多寡而江浙湖最遠則耗四折三故謂之三六江南北直隸次遠則耗四耗三而折二故謂之二六山東河南較近則耗二折一故謂之一六○先運耗俱本色俟抵灣雇車起糧則易銀爲用　弘治間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貴又滯交納遂定折銀每石五錢可以輕齎就于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等輕齎之名所由始

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軍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饑運于斯爲盛其臨徐德淮支運者加耗數寡止有隨船耗米無輕賚之費亦于兌運輕賚均貽之總儧運四百萬石然用亦裕而運無失厥迨于

正德

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賚而獘從此生矣聽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借公物爲私賂以希寵庇于是始有糊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灣過發之盜以革逼奪之獘而把總㫁欽遂引

責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官故又有扣除之列欽雖旋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厥數務多獻爲功至太倉庫所積羨餘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賠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作俑可盡誅耶夫一六等輕賚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幷腳價也若腳價則一側夾灣中起糧之費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條哉今以輕賚扣除于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參將一員駐通專驗封而叅

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官每石一釐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于是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有班兒錢其他如小盞兌銀會錢銀救斛面銀者名色不一後又革除叅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判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不惟開銷則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用乃剔淮河南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

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議者紛及故又議以羨銀給軍然不復詳審概給爲名使旗甲不免銷扭追償而衆軍反獲蔗餘惟以扣除不多爲恨欺辱旗甲動輒喋許官司莫可誰何于是旗軍受累日深而運亦弊極不可整理　嘉靖初詔申飭嚴禁焉二年漕總楊宏請漕運輕齎聽運官沿途僱舟車不必裁鞘封算以苦運軍部議漕規惟船不守凍糧不灑籌軍不借債爲急輕齎雖資運費宜解漕運衙驗過淮照數領給至通州方許發封仍聽巡倉御史酌定餘

者各總驗船料應修補者給之三年新定運軍隨正行糧交兌之法官軍便之已 命輕賫銀過淮予三之二餘俟糧完盡給勿扣羨餘侵欺者許軍陳訴至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直抵 都城乃元郭守敬所建者 國朝 永樂間亦以通漕後尋湮廢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爲力甚易仍令閘運歲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又漢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五十外者今令京軍支糧通州悉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閘

可選設廠衛鄉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毀倉廒則國備一空　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以臣言下所司議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俟次第就渠徑達京倉與無窮之利杜不測之患爲便計　上命戶部侍郎王軏工部侍郎何詔及仲董其事明年六月功成自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十丈中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設官吏編夫二百八十造剝船三百艘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僱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大槩　國漕歲四百萬

八千九百有餘。運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艘。而糧之起于州縣也。民戶納米。里甲總催。則有淋尖踢斛拋剩漫籌。比至入倉。費已過倍。而民受其病。乃總催之兌與旗軍也。害如之。旗軍運官之登于京倉也。害復如之。而總催旗軍無不受其病。然科派總因于田畝。是民之納糧一石者。實石五六斗也。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計之。則浮于所運

之數而舟船之費復不與焉是　朝廷之得米一石者實不啻費二三石也且漕卒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撐之停阻[illegible]牖之衝激陰雨則慮濕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上倉苦官攢之留難及其回家席未及煖而文移又促以再兌矣凡艱勤若此其可無軫恤變通之處也哉況漕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爲漕用而自淮至直沽舟楫所歷凡四千里獨衛與河爲水道餘皆疏泉引流建閘立堤以通之故河身常淺遏

旱亢流細縮則行處壅滯又抑黃河使不得北瀧而河數決溢蝕漕爲漕憂故疏鑿修築屬水部分司而總督大臣奉

勅專臨焉盖其重也先是成化中大學士丘濬議曰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

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矣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及蘇松常三府內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且詳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

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

役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無雲因便發行巳時而止則不遇暴風或中道忽見雲起即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矣至是河決益甚漕舟往往更歲而乃卒非率三石而致一石于是議者始紛紛議開膠萊河復遮洋總及海運事時 嘉靖三十年也給事中李用敬言通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聞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副

使王獻惆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皆按元遺迹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資洩水患導張稼白現諸河以濟水道現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抵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里各有湖水灌入中有九穴湖沽河俱流可引其餘淤塞未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万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以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 疏入 遣御史何廷鈺

往度之廷銖迈言爲費浩繁遂報罷至　隆慶四年
漕政大弛漕舟率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凍而
是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三百皆淤舟爲
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
六千餘石于是給事中李貴和復請開膠萊新河以
濟衡運　遣工科胡檟相視而河道都御史萬恭行
令山東郡邑試之云巾有河道亦可漸潴而浮沙百
里旋就淤塞其分水嶺下硎硐則頑石粗礪不可鑿
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益矣春更議既而檟勘視

亦言新河必不可成又罷然說者謂海運繇安東靈山歷陳家島綠岸而來則厲浮勞之險放舟入大洋入黑水夾延眞白蓬頭經成仙沙門萬里波濤未易漂涉而新河則出麻灣至海滄相距纔三百餘里非遠若漢海數千里之阻也又下救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水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張決細流以蓄注也嗟乎海運關京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此役當與天下共非淮海山東之私利也且元人業已爲之前驛矣奈何吝數十里之費喪垂成之績哉甚

少徙倚之未可與慮始也。至遮洋總則海運驟罷而不宜。統間猶造船給軍出海運赴薊州諸倉。迨　嘉靖末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存焉者。至是給事宋良佐議曰。今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乃稍稍推拓。如該總隸北諸衛兌北糧者。令繇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繇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　國初推海諸衛所舊制。博列階聯屯。彼此相望。即溝渠少梗。而此

渠彼遞亦思患預防之術下漕司詳議以聞于是山東布政使王宗沐聞其議以為膠河不必可復而海運有十二利巡撫梁夢龍大然之役秩起行海上歷奧視其便因疏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滄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滄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麥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

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候兩旬可達況舟皆由近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度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爲安便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汎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艘保無他患可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幇之苦而防海衛所犬牙錯絡又可嚴海禁壯神都甚便部議量撥附近糧十二萬石由淮入海以驗其效　從之至　萬曆初宗沐以都御史督漕運

撫鳳陽具疏三說以進曰唐人都秦右據隴涼左通河洛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泗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 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無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 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一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皆有計經營所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

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
會通河一自臨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
世未嘗專河而專海者彼以區夷紛擾終歲用兵固
無暇于事河又以爲河運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
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壞是
不可避也一夫大呼萬艘皆停此腰吞咽喉之譬先
臣丘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至于河而協以海自可
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
不可棄也此都燕專執二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

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于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而歸諸北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闞家口出支河近符離靈壁又幾于正南夫河自西北而底東南其為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于河之通則計將安出此日前急務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以為趨避上策[illegible]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illegible]

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澥稽天則迴避靡所逝南水緩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敗以其逝太倉嘉定逝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即以舟與米行于其間。因其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于元人。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是者。于是海運行而議者藉藉誹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大抵海運之開利居四五害止于一耳嶽遷軍三

萬七千餘人可以實卒伍也減河船三千五百隻可以裕帑財也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可以寬民力也　京師有警閩廣舟師不踰月可集或用島處以規復廣寧開平之舊亦無不可又可以飭武備也其害之一止于飄溺耳況造舟有法占風有候泊頓有所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清者督之則飄溺益寡矣觀元史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歷年海運所至之數則所失者可據而知也較之河運所失數頗相當近既銳意規復

矣然不利輒報罷夫百工曲藝猶未有爲之而即入佳妙者必久之而自熟況海運乎乃何以一壹而遂廢食耶未幾恭與宗沐會疏言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淸明水高僅數尺不害運四月麥黃水亦高止數尺不害運惟自五月至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閘河先蓄淸以待事令不與怒河置則河豈能爲之患哉觀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不危臣能必運之入河而不能必運之早入

河也宜督江以南各省糧儲道務早發運而巡漕御史依期驗覈限漕艘以四月前盡過徐洪以程之遲速爲其勞敘之殿最凡三月過洪者爲上四月者次之至五月者罰而遇伏秋水漂流者重擬則爲河亦所以爲漕也奏可於是漕船不與河泛濫直而河壯時無憂漕河落得相所決爲防以保漕而歲運畢如期抵京　京卿米直平不翔踴如異時矣

國家奠鼎幽燕　京都百億萬口抱空腹以待飽於江淮灌輸之聚一日不得則饑三日不得

則不知其所爲命是東南者天下之㪘倉而東南之灌輸西北所寄命焉者主人擁堂奥而居而倉囷廼越江踰湖以希口食於間關四千里外則

國家繫關命脉全在轉運廼開

國迄今事幾經更變矣海運變而海陸之兼運再變而支運兌運變而爲改兌今且爲長運矣始猶兼督軍農而今獨委轉輸於漕卒賦出於田者不供而軍代之供是軍者爲民輸租貢稅者也今以輸租貢稅之人而寇讐疾之矣軍不輸

則糧不至。糧不至則萬口饑。是軍者爲君足國裕民者也。今以足國裕民之軍而牛馬疲之矣。衛所依軍而立。軍亦托衛所爲依。是軍者衛官所爲死生相倚者也。今以死生相倚之輩而魚肉陷之矣。軍無小人百金之產而有經年飛輓之勞。遇黠運則富買閑而貧任役。然而富者不勝歲歲之營脫也。貧固貧而富亦貧矣。每曆差則逃者倖寬而存者不免。然存者不勝歲歲之拮据也。逃固逃而存者亦逃矣。抱老羸憊頓之

罪勾流亡斯集之衆懦不更事勢必假手于積年包攬之徒胥於是賣船盜餉而運官經年縲絏傾其產罄其族可哀也夫孰非王事而與民爭非斗之羨賦役長以全力逆之而又挾長官之勢以制之耗豪有力以推之糠粃混入水濕相參米不上倉逼軍就兌憲臣稍一行法而勢豪且反脣相稽有司以恤民爲賢以鬪軍爲強斡風力獨不念其修途跋涉有浥潤霉蒸之苦乎有淺澀盤剝之艱乎有飃颶扇簸之虧折乎

兌軍不能索精粒于水次而欲交精粒于太倉計臣不能强出兌者之稍任其虧而欲責轉輸者之兼任其苦貧軍疲卒左右皆無可托第托身於統幫之將領而此將領者又剝軍無已不恤一體周身之痛而甘自食其肉者也然則綜事權而軫軍旗之疾苦有經收之主司在有監臨之使臣在而椽役之需索倉攢之阻勒並同負嵎之虎官愈嚴而弊役愈横當事者誰不明罰以飭之而其究亦孰能窮之以萬苦數歷之

軍而無一夕寧家之樂酧糧未經交割漸運又攝家丁爾如壬子之春則以次丁領兊而邀曹卒於塗家無二丁且攝其親屬應夫何使軍至于此極也然則天下之顛運無告者今之所謂運軍也卒斃斯道不數年而罷伍之軍立盡矣軍盡則不知所爲漕事計又安知所爲軍　國萬民根本計故今時最急者惟漕運漕之可慮又懸繫于江湖河洪一線之脉此一線水爲幾司其吐納天吳年其絕續飛涉相礙影沙碧不

時以纖力與漱洑森淼之天河抗衡爭勝一決塞即以金錢數十萬委之泫泫汩汩中自嘉隆以來秋風鈲子嗟不勝投河之為患古時有之未有侵陵侵漕侵民之田畝廬舍如今日者此通彼滯前淪後於今歲甫以開決敘功明歲又以疏排請餉以游龍變幻之勢為畫圖域地之工三方之人力各省之協濟衹以供河伯之鼓掌漕之有渠也猶人之有喉吭然未有喉吭時時受病而腹心安然無恙者也任當事者

廑顧憂漕則又爲無聊姑試之計而謀及膠河請以一丸泥東塞沽河西塞濰河以通海道逆躬爲履地而知不可塞也其說窮再變而爲東引沽河西引濰河以疏水實又躬爲履勘而知不可引也其說又窮　上令科臣往覷會漕河撫按以及部院大臣之詳議其說皆窮比　隆慶間漕臣毅然復海運大率縱艤連檝以納蛟龍之腹始有　詔嚴杜其議而海中之粟不可登矣說者謂海運宜于勝國今何獨不然朱清

張瑄爲海上干命故周知海門之險阻胡元虜使其民役之窮海而恐視其死至元二十八年漂米二十四萬五千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有奇其隨溺沿没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當元之盛歲運三百萬以上及其衰也僅十有一萬梯艘而乞靈于海若海運豈百年長久之策哉　國初去勝國未遠沙民猶能習海

余家生長海端嘗聞父老言縣民轉輸海粟父別子夫別妻生受其祭死招其魂浮沒如萍生

死如夢其幸而脫鯨鯢之口則必為再世更生來歲復運如聽蛙之不知春秋昔始皇驅民於邊猶掩骼長城之下而胡元驅民于海廼納命沆漭之中吾民何辜而罹此劫國運安得靈長人群安得永戴有為厲爲民之心者其忍創言海運哉以今將而思海道則三十六島之間定有餘糧以供狡夷之劫掠為封豕長蛇之藉寇即丘文莊公而在亦必緘口咋舌不敢抵掌而談斯事矣海運既不可復則當先時而圖以

長保此江淮衣帶之水又當悉心而畫以恤此蓬踝憔悴之軍大抵驅人於所避者必有利以嘗之見其利而忘其害人樂爲趨宋時以鹽易米故終宋之世而運事猶可支今値驅之以害有不以漕爲鼎鑊者耶　廟議岌岌以無財爲患不知急之而可致者財也今大盈之充積皆財也君雖守而實與中外共之者也儻時有叵測而索米于四千里之遥京通所積豈同泂水沃焦精鏐白鏹不可以療饑故有國者無財非

國計奚翅爲圜錢而緩催急催科而緩灌輸有三年之蓄而云七年之艾正恐憂在蕭牆豈獨九邊軍士之命大呼脫巾已哉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陸運以濟之陸之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有儹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儹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蓋凡五變焉

